



# 北国风

## 夏天的日子

吴宝三

北方的夏天，是一年中我最喜欢的季节。最美好、最惬意的当是这夏天的日子。

从记事时起，就把野外游泳看做是一群光腚娃娃的盛大节日。天一热，我们一帮儿学龄前的半大孩子，光着膀子赤着脚，穿着各自临时改制的运动服，欢呼雀跃奔向离家6里地的南城县，在大道两旁的草丛或在谁家地头的坟埧里抓蝈蝈，火蝈蝈、绿豆蝈蝈，好玩极了，玩儿累了，便赤条条跳进水泡子里嬉戏玩耍。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平时互相间有点“仇”的，全都让赤日炎炎融化了。

忽而兴致来了，便用早就备好的铁钎子扎蛤蟆、捉棒棒儿，或一头潜在水底，用手捞一种叫“老母猪哼哼”的水生植物，含在嘴里解渴。晌午过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这才穿上衣服各回各家。

家长们怕淹着这些不知深浅的孩子，少不了都被揪着耳朵数落一番，或挨一顿责骂。有犟嘴的，硬说没下水，大人用手指甲往腿肚子上一划，划出一道明显的白道道，孩子这才不得不“低头认罪”。

参加工作之后，在小兴安岭一家化工厂，我曾同一位无所不晓的工友天南地北地吹牛。这位自称“黑龙江通”的南方人，凡事都知道，问啥答啥，不管方言土语还是风土人情，竟都难不住他，逼得我最后不得不拿出杀手锏来：“你听过‘老母猪哼哼’吗？”这下他没了电，顿时哑口无言。

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曾坐条小木船，渡过呼兰河到对岸的柳条通里捕鸟，拣野鸭子蛋，采摘山野菜；也曾忽发奇想，寻觅“一条大河波浪宽”歌词中的艄公。这条大河——呼兰河，给孩提时的我留下太多太美的印记。

最盼望的莫过于学校放暑假。听说西瓜开园了，便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开赴河套的瓜园。

进瓜地要讲规矩，不能蹲下来提鞋或系鞋带，怕有摘瓜之嫌，这也如同到果园不能摘帽子一样。我们这帮小猴头哪里在乎这一套，兴致来了，非但无规矩可言，索性去大伯伯家的瓜园偷瓜。推选两个灵巧的同学，从靠近瓜园的豆地或玉米地里爬进去，其他人在地头放哨，约定好暗号，如果轻声喊“扁担钩，顺草溜”，那就大胆往里偷；如果听不到喊声，那就注意潜伏，不要妄动。如此下来，战果不菲，个个吃得小肚溜圆，这才打道回府。

就是在夏天的日子，我向一个院的大叔，大哥哥学会了做生意。挑上一副土篮子，到瓜园上瓜(批发)，将满满两篮子瓜的上面盖上海蒿，然后挑到集市来卖(零售)。

一个暑假下来，虽然挣不了几角钱，但可以天天吃瓜不用去买，更不用去偷，也不必怕父母知道做过贼而提心吊胆了。

卖瓜之余，时常到我念书的榆树镇小学校玩一圈，看一看教室窗前榆树墙围起的花圃。我最惦记同学们雨天栽种的那些花开了没有？步登高、汲汲草早已盛开，扫帚梅一丛丛一簇簇开得那么热烈……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对上号，扫帚梅有一个很雅的名字——波斯菊，而汲汲草，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指甲花了。

上中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盘算着顺着呼兰河滑冰回家，既省路费又浪漫。我哪里知道，呼兰河上尽是皑皑积雪，岂能似校园溜冰场那样光滑？我并没有抱怨自己的无知，反而对积雪的冬日形成了偏见，越发怀念夏天。

不论是端午熏风吹拂的嫩绿的杨柳枝，还是夏至一片接一片飘香的翠绿瓜园，在我看来，这满眼的绿色，当是这世界最亮丽的风景。就是我蛰居的这座城市，“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静静的呼兰河流入松花江，松花江水波连波，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一个姑娘小伙，因为夏天的到来而不再包装，美得比任何一个季节都自然。



## 不能忘却的纪念

庆祝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 王明宪“‘九一八’刻石”抗日日记

蔡星天

滔滔的黑龙江，悠悠地流淌，流走无数个春夏，淌去无数个秋冬……一晃，八十三年过去，那尊铭刻国恨家仇的“仇倭石”依然伫立、字晰如初，那位同日寇殊死抗争、与邪恶势力决绝较量的硬汉事迹，正随着“仇倭石”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被黑龙江省政府命名为“‘九一八’石刻”的影响，闻名遐迩。

王明宪作为民众抗战的楷模和杰出代表，用他悲壮的人生大戏和坚贞的不屈气节，浓缩并大写出中华民族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赤忱和凛凛风骨！

### 烽火岁月的孩提时代

1892年7月10日，山东省掖县朱桥镇上空阴云密布，云嶂中不时有阵阵闷雷轰然滚过，却难见大雨骤降。晌午时分，一处低矮的破草房里，倏然传出婴儿粗亢有力的啼哭声，这个呱呱坠地的男婴，便是本文的主人公——姓王，名明宪，字鹤章。

此时的中国，也同这昏暗天象一样处于满清王朝没落的统治期，国力衰退民生凋敝。王明宪的到来，未给爹娘添加欢乐，带来的是更多忧愁。他已有三个年幼的哥哥，家里靠租种两亩多薄地在非旱即涝的年成中，维持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因此，再有王明宪，俨如雪上加霜。娘用破衫裹好王明宪，噙着泪对丈夫说：“送个好人家活命吧。”爹抱着王明宪端详亲吻着，讷讷说：“这孩子没嫌咱穷，投生做了咱家儿子就不能亏欠他，三个儿子能养活，就不差他一个！”王明宪就这样留了下来，也开始了他苦难的童年。寒微的生活，锻炼了他坚忍、刚毅、纯朴、正直的性格，也养就了他宽厚、勤谨、善良、懂事的品德。

王明宪孩提时，正是日本向中国扩张挑起甲午战争烽火的岁月。1894—1895近两年里，中国在迎击日寇进犯丰岛、黄海、鸭绿江、威海卫等几大海战中，皆现败绩，以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日寇势如破竹地连破了我鸭绿江防线近逼奉天，又登陆了辽东半岛占据旅顺，制造了杀戮二万余当地百姓的“旅顺大屠杀”……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以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开矿办厂等丧权辱国条款求得了暂时和解。结果，却更大刺激了日本和诸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欲望。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半殖民地化程度空前加深。兵连祸结、灾难频仍，积贫积弱、民生多艰的现实，及父辈乡亲们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寻常谏论和哀哀叹息，都无形地给王明宪幼小心灵烙上了憎恨日本、厌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的阴影。

七八岁上，王明宪被爹娘破例送进了私塾。在四年长学里，他精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等蒙学教本，练就了一手缩放有力、欹正相生、清新飘逸的体似隶书的楷书。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学陶冶下，形成了良好素养。

1906年，王明宪十四岁了。他憧憬着想要干一番事业。此时，胶东半岛正热传着“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走投无路跑崴子”的民谣，这让王明宪为之振奋和心动，他决意要走出胶东湾，去“龙兴之地”的关东闯一闯，或许可创出一条改变家人困厄命运的活路来。他的爹娘当然不会答应他去冒此风险。王明宪没和爹娘过分争拗，他理解爹娘的爱。但是，好男儿不走出闯世界，又怎能成就大业！所以，他暗地里安排停当，在一个月落星稀、鸡叫头遍的凌晨，趁爹娘兄长还睡在梦乡，悄然跟随“跑崴子”的同乡，子然踏上了漫漫迢迢的数千里跋山涉水的“闯关东，跑崴子”的路。

### 黑龙江边学医、养蜂

“渤海风掀恶浪摧，三更雨打断船桅。乡人尽做波中鬼，不敢回头任泪垂。”……或许，我们能从这一歌谣里推想出王明宪等一干“闯关东”人，当年是如何在险象环生的海路行程中闯过生死关的。也可在其他记述“闯关东”人，在漫长的徒行中渴了喝凉水，困了钻山洞、睡破庙，沿路乞讨、卖苦力的悲苦中，去体味王明宪当年是如何付出卓绝艰辛的。

终于，王明宪抵达了他心驰神往的关东，而且走到了中国最北部的界江——黑龙江边。

他最终没再随同乡去海参崴讨生活。而是涉过黑龙江后，在当时已划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叫比罗比詹犹太州的边城小镇留了下来，去到一个叫斯林潘诺夫的私人农场主家里做起了杂役。由于他勤快能干、端庄稳重，做事得体，很快赢得了主人和工友的认可。不久，主人开始教他养蜂。他在用心学养蜂技术过程中抓住各种机会学练俄语。与此同时，主人去镇里行医时，也常带他做侍从，每次主人问诊、下药、施治时，他都默默地留心暗记。很快的，他能熟练辨认蜂王工蜂，整理蜂箱，收集蜂蜜，用双层蜡盅(内装蜂蜡、外装热水)压蜂片。同时，他恰好处处地当起主人行医助手。这些技能，都成了他后来回国创业的本钱。

王明宪大约在俄罗斯羁旅了十六七年，从他的《苏联的养蜂业和我》回忆录看，那段生活于他是较为稳定快乐的。当然，他不乏思乡念亲。他知道，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仍在日寇的铁蹄下屈辱地遭受着蹂躏，



存放“九一八”石刻的爱国石亭

尤其是在听到日寇司令神尾光臣在胶州湾贴出二十一款规定华人死罪的“军律示谕”，还有平度县日寇公然颁布五条“斩律”，弄得华人偶失检点或稍有误会，就会被枪毙，甚至“一人违禁，全村处斩”时，他恨得咬牙切齿。

1918年，俄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美、英、法、日等列强，迅速把矛头转向了苏联，企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杀于“摇篮”。日本充当了“急先锋”，悍然侵入苏联远东地带，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留下的是一处处废墟、一片片坟场。目睹着一幕幕惨景，王明宪再也忍受不了怒恨，毅然参加了苏联军队抗击日寇，屡立战功，被擢升为少校军需官。

四年后，由于苏联远东地区成立了“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重兵打败了日本军队，日本见大势已去，只得撤军。王明宪就此脱下戎装，带上恩师给的五箱高加索种蜂，回到了祖国的黑龙江省萝北县太平沟屯安家，干起了养蜂产业，七八年后，他蜂场的蜂箱量增至二百箱，成了名副其实的“蜂王”。

富裕了的王明宪，没忘了反哺和接济自己的父母兄弟，还“授之以渔”地把亲侄儿王骥接来跟他学养蜂技术。他也没忘了周济帮助太平沟乡民，也像恩师一样，既养蜂又行医。他对拿不出看病钱的乡民，分文不收，还常送些蜂蜜。他的宅心仁厚、乐善好施得到十里八屯乡民的感激与尊敬。

### 石刻记录倭寇罪行

1931年沈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寇兵不血刃地侵占了辽、吉两省，接着向黑龙江省大举进犯。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在民众和士兵的抗日爱国情绪推动下，出征迎敌，在嫩江桥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第一枪，但终因寡不敌众失败了。为了筹措军需，东山再起，马占山只得于1931年初冬诈降日寇，出任了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此举，他得到了2400万元军费、300匹战马和其它军需物资，用12辆汽车和6辆轿车秘密运出城外，在拜泉县再度扯起抗日旗帜。这一切，王明宪显然无从知情。因此，他在初获江桥守卫战捷讯时，快慰地说：“仇人又找上门来了，候他自消自灭决不可能，只有和他们拼到底，把他们赶出去！”可没过俩月，马占山竟投降了日寇，这让王明宪沮丧恼恨不已，他对杨铁匠说：“马占山真没骨头血性，咋不打了？还投降倭匪像狗一样活着？！”他郁闷地借了白铁铺的锤錘，来到汹涌的黑龙江边，踟蹰徘徊着，摸遍了那里的每一棵树木、每一块石头，眼里噙满泪花。最后，他在滩涂的砾石群里选中了一块两立方米大小、侧看似马鞍、正看像残心的黄褐色砾岩，驻足凝思片刻，挥锤掌錘，一气呵成地在石的光滑斜面上镌刻出“此石可烂 倭匪之仇不可忘 九一八”十四个大字，把饱满的仇恨和悲情，融入到各字的间架结构中。这一石刻，经受近百载风剥雨蚀、浪激水拍后，依然完好如初，成为迄今东北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块属于民间爱国人士自发篆刻的表达爱国抗日情怀的珍贵物证。

1933年的太平洋，全然没了“太平”的味道，这里成了人间地狱——“军队、宪兵和警察特务数目几乎超过了当地居民。招用的小汉奸走狗多数都是大烟鬼，他们不发薪(俸)，按他们杀害老百姓的人数成正比比例发给大烟……”日寇在贪婪地掠夺着这里的煤炭、森林、黄金。

马占山二度抗战的近六个月战况，因孤立无援而节节失利，最后退至苏联暂避。不过，他的壮举如星星之火迅燃了黑、吉、辽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大地，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自发组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等，纷纷打起了抗日阻击战、袭战战……王明宪也秘密参加了萝北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但因该武装力量薄弱、军队分子复杂、组织纪律涣散，没打多长时间就瓦解了。王明宪只好再回太平沟养蜂行医。



王明宪刻的“九一八”石刻

### 逃离倭寇追杀

日伪势力的突然崛起，成了当地土豪恶霸姜桂墀的靠山。为了表忠心，他“把盗来的黄金大量献给敌人，帮助其增长实力杀害中国人”，还俯首贴耳地当上日伪军耳目。

1936年，日寇向太平沟增派了大量兵力，在沿江和山区地带增设了很多据点岗哨。后来的三四年间，常常遭到苏军和抗日联军的袭击，每次偷袭都很得手，这让日伪军越发认定太平沟有通苏反满分子。姜桂墀一口咬定奸细就是王明宪——他从苏联回来，会说俄语，对大日本帝国多有不满……即此，王明宪被列为头等危险人物缉捕。这时，一个在日伪警察局当差的人，替父报恩，抢先给王明宪报了信儿。

王明宪在脱身前，匆匆把蜂场交给了侄儿王骥打理。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躲进了他熟悉的深山。日伪警察赶到蜂场时，见王明宪跑了，便带走了王骥，还抓了一个叫夏季布的猎户，其罪名是帮助抗联买粮运盐。王骥和夏季布被押解到鹤岗的日伪警察署“红楼”后，受尽“奇形怪怪的不知名的新式刑具”的折磨，但未吐露任何有价值线索。最后，敌人把夏季布扔进狗圈，任狼狗撕咬吃掉；把王骥绑在大墙上用大铁钉活活钉死。关于爱侄的惨死，王明宪始终备受煎熬和自责，他在写给哥嫂的家书中说道：“在这十余年中……至少有十余次提起笔来杂念百出，酸心落泪。有时涕不成声，因而投笔者屡矣。此种罪恶虽系匪造成，但弟若无民国二十六年的故土一行，决不会造成吾兄高年人孤独一身。由此，弟至少在吾祖上留有些罪名……”秋雨连绵感景悲，念兄思侄热泪催；二嫂临终盼子归，流浪东北几人回。”

后来，王明宪抵达哈尔滨隐避在山东老乡于胜斋的养鸡场里谋生两年多。期间，敌人并未放弃对王明宪的缉捕和打探。王明宪也未放松对敌人的警惕。

1942年腊月，敌人获知王明宪藏身在哈尔滨“懒汉屯”一带(现“五福街1号”)后，便派出日伪萝北县警察局局长栗某，带上一金姓警察前往哈尔滨缉拿王明宪。

王明宪获悉后，马上住进了哈尔滨市立精神医院。

1945年8月15日，王明宪听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泪水满襟，燃鞭炮庆，邀好友数日痛饮……

抗战结束后，王明宪重返太平沟养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捐献大量蜂蜜慰问前线志愿军将士，受到了萝北县政府嘉奖。

1957年5月23日，王明宪先生病逝，享年65岁。

上两个世纪，闯关东的齐鲁文化人将自己的迁徙行为定义为“下海北”。意谓渡过渤海，北下到东北传播儒家文化。

我的山东先人就是在上个世纪初，渡过渤海，一路北下来东北，以教私塾的方式，传播齐鲁文化，传播孔孟之儒家思想的。应该说，他们也是在拓荒，在耕耘，他们是在拓上层建筑之荒，播下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种子。

可是，当我经过多年的奔波考证，并请历史老人作证，我朱氏家族的山东齐鲁文化底蕴，确是在一个儒家文化根基十分坚实厚重的家族底盘上积淀壮大的，从而为后来下海北、闯关东，传播儒家文化做了很好的铺垫。

齐鲁并非是我之山东先人生存繁衍原始生地。为了溯本追源，找到这个答案，我细读了湖南省社科院刘佑平研究员编著的《中华姓氏通史——朱姓》，研考了明南京御史朱吾弼所撰《<丰城>社山朱氏世考》、《朱氏族谱卷一》之《句容县世表》、《迁昌县世表》等著述和资料。同时，几次去江西婺源，回江苏句容，涉山东莱州、昌邑，对朱氏家族先人的历史行踪进行了详尽研究，对朱氏家族的文化底蕴及历史传承，对先人从江南迁山东、徙东北的因缘由有了一个较详尽的客观的了解。尤其令我惊喜的是，我挖掘和触摸到齐鲁文化人珍藏、封存了百多年的那个与“闯关东”并行的行为词汇——“下海北”。

经考证得知，原来，我支朱氏先祖源自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一脉的唐大顺婺源茶院府君朱晞一宗，同宗为朱晞之孙朱昭元。朱熹乃朱昭元第二子惟甫之第六代孙。惟甫之弟惟节官任礼部员外郎，于北宋早年自婺源迁居江苏句容县福祚乡蛇盘埠山八图。惟节乃朱氏家族句容一支始祖。百多年间，句容朱氏家族文人辈出，如二千石公朱贡、进士及弟朱有常……

明朝初年，为发展北方生产，实行移民。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句容朱氏家族第五世祖朱瑜之第三子道明迁山东莱州任职，遂迁居山东省昌邑县南七甲，后迁至昌邑北孟建立朱家庄。每逢春节，则挂出对联，上联：祖居江南句容县，下联：明初迁徙昌邑城，横批：祖豆千秋。

据《昌邑朱氏族谱》载，迁居山东后，接受孔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对婺源、句容文化脉络的发展光大，昌邑朱氏家族文化人辈出。仅三世祖朱文盛，进士，敕赠文林郎，西平县知县，敕赠朝议大夫，程蕃府知府；四世祖朱镰，诰封朝议大夫，程蕃府知府；朱镰之弟朱镛，景



## 下海北

——我家的闯关东

朱宏轩

泰丙子科举人，勳授文林郎，西平县知县；五世祖朱璉，成化年间甲午(公元1474年)科亚元，诰封奉政大夫，任庆安府同知，廉慎有声，升任程蕃府知府，诰封朝议大夫。《朱氏老谱序》称其“当正统(公元1436年——1449年)之际，阉宦弄权，慨然挂冠归里，而清白之操，崇祀于乡贤，其刚风劲节，至今啧啧人唉！”

应该说从婺源到句容再到昌邑是朱氏家族文化奠基、发展、延续的历史进程，是朱氏家族文化人下海北，传播中华古老文化的重要积淀。而真正的下海北——来东北传播齐鲁文化的开启人是笔者的曾祖父、迁昌邑第十八世朱泉文公。

我的曾祖父朱泉文，自幼熟读五经四书，博学多才，且性情豪放。他乡试中秀才，光绪年间中举人。赴京殿试，蒙钦，言重：“昌邑之南，潍坊之北，唯我朱泉文也。”醉语误了殿试。幸得好友——光绪侍读推荐，放他去辽宁一县任职。不料，从烟台到大连乘船途中，又被强人盗去官服、官印，不得到任。幸好怀中有早年官府颁发的塾师证，遂来到长春东南团山子，隐姓埋名，教私塾十八年，先后教了二百名农家子弟。在那清秀的大顶子山下，时时发出他教农家孩童的朗朗读书声。直到清王朝垮台，泉文公才敢道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世，回山东昌邑老家接来夫人牟氏——我的曾祖奶奶，及我的祖父元富，我的父辈——齐下海北，来到长春新立城。他在那里又教了十几年私塾，逝去。他教私塾时，恰逢辛亥革命成功，他向学生讲孙文、黄兴的故事。他教的学生，很多成才，能文能武，有的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解放战争中，在四野围困长春时，有的奉命潜入城中，发动群众，动员国民党士兵起义。他教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多人在我党政机关工作。

我的祖父朱元富，字监亭，是清朝最后一期秀才，岳父是光绪的侍读。他带着官府发的塾师证，下海北后，先是在长春郊区新立城、奢岭口子一带农村教私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携家眷北迁到双城县。在双城西部的孙家大围子、五家子、大半拉城子、腰小房等村落教私塾，当地人称“老朱先生”。1930年后，举家搬到双城堡城南，又教了近十年私塾。据祖父在世时回忆，他一生在东北从师三十年余，共教学生五百余人，他手抄的蝇头小楷《古文观止》等古文，为学生们所喜爱。他把文言文的历史故事译成白话文，讲给学生，使学生易听易懂。每逢春节，他都让学生写健康向上的春联，张贴出来，他叼着铜斗长烟管，领着学生逐家观赏。有一年，腰小房屯学生楚宇错把马棚的春联贴到大门上，被他好顿呵斥。他教的学生，很多人成为东北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农会主席。很多人参加四野，南下，有的在南方成为县区党的领导，有的为解放新中国献身。他还把自己的长孙、笔者的大哥亲手送到位于双城堡东北隅四野指挥部的招兵办，使他后来成为解放军的一位师级干部。

我的父亲朱言春，十几岁时从山东老家带来塾师证，在我祖父的带领下，也教了十多年的私塾，教了一百多名农家子弟，直至东北解放。

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国风